



金岳霖全集

— 第六卷 —



人民出版社



金岳霖全集

— 第六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李之美 夏青 钟金铃
段海宝 武丛伟 崔秀军 郭彦辰
装帧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岳霖全集:全6卷/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733-0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金岳霖(1895~1984)-文集

IV. ①D26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447号

金岳霖全集

JINYUELIN QUANJI

(全六卷)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9

字数:3200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2733-0 定价:63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金岳霖全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邢贲思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路	邢贲思	刘培育	汝 信
羊涤生	乔还田	杜国平	邹崇理
宋文坚	辛广伟	汪子嵩	张尚水
张家龙	陈筠泉	陈亚明	苏天辅
欧阳中石	金顺福	桂晓风	诸葛殷同
黄书元	谢地坤		

主 编 刘培育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出版策划 黄书元 方国根

编辑主持 方国根 李之美

本卷责编 钟金铃

目 录

道、自然与人

序	3
质 料	5
道	37
实在与过程	71
时间和现实	110
自然和人	144

T.H. 格林的政治学说

前 言	177
绪 论	178
第一章 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背景	189
第二章 自然权利学说	210
第三章 格林和他的先辈	221

第四章 国家的基础·····	234
第五章 国家干预原则·····	249
第六章 国家干预原则的适用·····	258
第七章 国家干预原则的适用(续)·····	269
第八章 格林的影响·····	286
第九章 结 论·····	305
书目索引·····	323

文 章

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	327
归纳原则与先验性·····	361
中国哲学·····	375
哲学与生活·····	391
自由人的使命·····	407
哲学是社会实践的指南·····	417
论罗素中立一元论的本质·····	429
逻辑的作用·····	443
简论不相容的逻辑系统·····	487
州长的财政权·····	491

论政治思想·····	519
真小说的真实性·····	539
当代中国的教育·····	569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问题座谈会”上的讲演	

金岳霖
全集

道、自然与人

本文是作者 1943—1944 年访问美国期间撰写的。胡军译。

——编者注

序

在 1943—1944 那一学年,我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了美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它使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否则我是不可能认识他们的;它也使我可以很自由地感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走向。但是,当意识到作为回报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时,我就有一种内疚感,因为对于要做的工作我没有充分的准备。虽然教授只是做教授,而不必比新教徒(prot-estants)的抗议(protest)做得更多些,但是他必须提供一个主题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内容。我在中国多年以来是教逻辑和认识论的,但是如果在美国来教这样的课程就无异于往纽卡斯尔运输煤炭。我本人不是一位汉学家,因此以西方思想系统的术语来处理中国历史的问题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倒有兴趣在美国介绍中国的思想,然而我也不是做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胡适很多年来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也许是更合适的。我对中国思想有某些看法,我愿意在任何地方来谈论我的看法。公平的原则要求我把这样的看法视为我自己的,而不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以免把这些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归罪于这些思想家们。在下面的篇幅中,我用英语节

录了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①的部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要说在图书馆里找不到这一本书，就是我本人手头上也无此书。下面的篇章是我在坎布里奇洛威尔大厦和芝加哥东方研究院的和平宁静的环境中完成的。我增加了“论自然和人”的一章。这一章在原来的书中是没有的，增加它的目的是使本书的思想多少易为人接受。不管这本书是不是值得写或出版，但是它却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尤其是向美国国务院，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① 即指《论道》，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9 月版。

质 料*

—

我们以通常所谓的特殊事物或客体为例,如北京颐和园湖边那棵玉兰树,我们在此已经向你描述了这一特殊的客体及其位置,它在远近闻名的北京城里同样闻名的颐和园之内,而且它被划归为木兰科。曾经看到这棵树的人当然会回忆起它的“形状”和“特性”及它所在的位置。对于他们没有必要做什么进一步的介绍。如果他们的记忆是生动的,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心灵中看见那棵树。但对那些记忆不好或以前从未看见过这棵树的人来说,在他们的直接经验的范围内就没有这样的印象。

假如他们中的某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玉兰树或不知道它长得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得说上好多属于木兰科的树的知识。尽管所有这些陈述对于那棵玉兰树而言都是正确的,但它们并不仅仅对于那棵玉兰树才是正确的。这些陈述对于许多木兰科的树都同样是正确的,如它们也同样适用于国会图

* 英文原稿中缺第一章的标题及第一节的标号。英文原稿的整理者王路补加标题“stuff”,中译文首次出版时并未采用,本次出版采用该标题,译为“质料”。——编者注

书馆前的那两棵玉兰树。可见,这些陈述虽然告诉了我们玉兰树是什么样的,但它们并未确切地指示那棵特定的玉兰树的形状、树龄或大小,或它有多少树枝或它的树枝是否是直的,等等。因此要确切地知道那棵特殊的玉兰树,我们还需知道关于它的其他一些事情。如果说我们是科学家或饱学之士,那么我们就会更加详尽地描绘那棵树,而不仅仅回答那些已经提出的问题,同样也应该回答那些可能提出的其他种种问题。如果拙于言辞,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画画。如果画画还是不能达意,我们可以照相。但我们又何以能确信这样的相片是在北京照的,而不是在好莱坞照的?显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在显示那棵玉兰树的“那个”的特殊性时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我们确信,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树和这一描述或画或照片完全一样的时候,我们至少同样确信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这样一种东西。在相关的事实结合之前,关于这一可能性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任何事物只要不是自相矛盾的就是可能的。对X的最细致的描述对于Y也可能同样是充分的;X是 $\phi, \psi, \theta, \dots$ 而且y也是 $\phi, \psi, \theta, \dots$ 这并不矛盾。习惯于大生产的美国人比起中国人来,应该说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关于玉兰树的描述的问题。描述就得运用抽象的意念。抽象意念是一种工具,把一共相或一类共相同其他的共相或其他一类共相区别开来。说一个苹果是红的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排除了如它是绿的这样的可能性。它使你忽略其他的可能性,如这一苹果可能比别的苹果更大一些,或它比别的苹果更圆一些,等

等。它是红的这一命题也没有揭示出这一苹果的大小或形状,它的功能只是彰显某一共相,而不涉及其他的共相,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不应看轻抽象意念的作用,它们是经验具有可传授性的基础。特殊的经验没有可传授性。比如我不能仅仅告诉你我的朋友的名字,让你去火车站接我认识了多年而你却不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必须用抽象的术语来描绘他,比如说他个子高,有不少白发,或他有点驼背并有点癩,等等,而且要依赖于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同一列火车上再没有和这样的描绘相像的其他人。描述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并不总能使你与你关于被描述的客体的经验协调一致。说某一棵树是高大壮观的玉兰树并不会使你不感到意外,当你遇到那棵树,看到“那”高的,“那”壮观的时候。

一特殊的事物或客体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共相或一类共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那个时代是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你可以尽可能多地对他进行描述,而且不管你对他描述是多么的充分和完满,然而你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堆共相,一类所谓的丘吉尔性的东西,它们可能为另外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所具有。亚里士多德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性的东西的总和。有这样一个玩笑,说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是由另外的一个同样姓名的人所写的。对这一玩笑的通常的反应是,不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谁写的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是因为我们都只不过是他的读者,而不是他的妻子。如果我们是他的妻子,那么我们当然会比别人对这样的事实给予更多的关怀。虽然我们不可能想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亚里士多德,但这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不可能的,即所谓的亚里士多

德的性质可以为许多人所共享,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由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享有一类共同共相的特殊客体,因此就特殊性这一点而言,没有一个特殊客体就仅仅是一堆共相。可见,以抽象意念为术语的描述不可能揭示一特殊客体的特殊性。

在描述之外,我们还运用其他的工具来达到特殊客体。我们开始我们讨论的第一句话就利用了专名。为了在我们的心中达到特殊的玉兰树我们就不得不利用专名。我们依靠命名或手指或以有固定结构的参照系来指示。把事物指示出来可能是最简单的、最方便的一件事,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事物我们不必麻烦给它们起名。但是用手指是一个行动,它需要共同的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经验。正如你不能用手指示一棵未命名的树并且让你的远在其他城市的朋友来欣赏它的形状和颜色一样,你也同样不可能用手指示出过去。命名有它的长处。名称忠实地指示着被命名的事物。约翰·杜过去很瘦,现在却很胖,但不管他是瘦还是胖,约翰·杜还是约翰·杜。当一个特殊事物不能被用手指出来或不能被命名时,那么经常的做法就是以有固定结构的参照系来指示。最常被运用的参照系就是时间和空间。在如此如此时间和如此如此地点的一个事物使已被提及的事物特殊化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有时只运用一种工具也就够了。但是更多的时候则必须要运用很多的工具来进行描述。这正如我们在讨论玉兰树的第一句话时所做的那样。

但特殊化的工具只能运用于殊相或适用于殊相的名称,严格说来,它们并不能运用于特殊事物或客体。一殊相不同

于共相仅仅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是因为它是一客体。即便是殊相的样型也只是外在的样型。作为外在的样型,殊相不具有特殊事物或客体的实质性、现实性和可能性。一套共相并不能组成一客体,也不能形成一套殊相,因为这两者都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实体”。如果我们求助于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更容易地看到,一殊相是不同于一特殊的事物或客体的。殊相是一去不复返的,一旦它们消逝,也就永远消逝了。然而在特殊的事物或客体中却有着某种具有永久性的东西。可见,特殊化的工具只能使我们达到殊相,严格说来是不能达到特殊事物或客体的。让我们在此还是回到开头谈到的那棵玉兰树。它总处在变化之中。然而考虑到目前它在特殊的时间所呈现出来的特殊的形状和特性而言,它们是不能变化的,因为它们并不会持续。确实,不同的殊相会连续不断地出现。而且这些连续不断出现的殊相可能会成为我们观察变化的标准,但是这些殊相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转换成另一殊相。当然在这中间确实有某种东西在变化,就目前而言这某种东西是令人不可捉摸,使人疑惑不解的。

当我们描述时,我们把不同的共相区别开来。而当我们用手指或用命名或运用参考系的时候,我们是在指示殊相。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玉兰树中有某种东西,它既不是一共相或一套共相,也不是一殊相或殊相的名称。如果我们把描述或指示叫作表现,那么有这样的所谓“那个性”使表现变得迷惑难解。在每一个特殊的事物或客体中都有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是“这个性”或“那个性”或 x ,它是不能被表达的。在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珠穆朗玛峰是一恒常的存在,但即使

它也经常不断地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说,在“它”之中或周围总有连续不断的不同的殊相或连续不断的不同的共相的实现。我现在正在抽烟,我手中的这支烟着实使人感到困惑不解。它的纸的部分来自于造纸的工厂,作为植物它需要从阳光、水和土壤中吸取营养。它的烟草的部分也可以同样的方式追溯其来源。然而毫无疑问,水或阳光或土壤并没有转化成为香烟:有某种东西却经历了不同的转化过程,正如同我把制服换成了工作服一样。就我所知,香烟逐渐地消失了,它的某些部分变成了烟,不久就消散在空气中;它的其他部分变成了烟灰;而剩余的部分由我把它们弹入烟灰缸内。这支烟的“同一性”似乎消失了。然而如果情况果真像这样简单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说“这”烟灰是“那”香烟的一部分是毫无任何意义的一件事。在这中间必定有某种东西从香烟变成了烟灰,这正如一大学生从二年级升入三年级一样。

你们可能会以现代物理学的术语来考虑这样的问题,把这不可表达的 x 解释为是电子。你们可能会说,组成这或那的特殊客体的是特殊的电子束,所以它们是不可表达的。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特殊电子的特殊组合事实上是可以表达的;只要它是殊相,它就能够被表达出来。而且只要它实现了一共相,它当然也能被表达。但在这特殊的电子及其组合背后的支撑物是不可表达的 x 。在推进上述的讨论过程中,你们把从可表达的到不可表达的可分析过程误解为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科学过程。在物理学中,有从大到小的归约过程,或从复杂到简单的归约过程。这是企图以微观的